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  
精致小品 | JINGZHIXIAOPIN



共赏精美散文，透过名家笔触，  
感受唯美。翻开本书的那一瞬间将成  
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享受阅读之  
乐、感知之乐、人生之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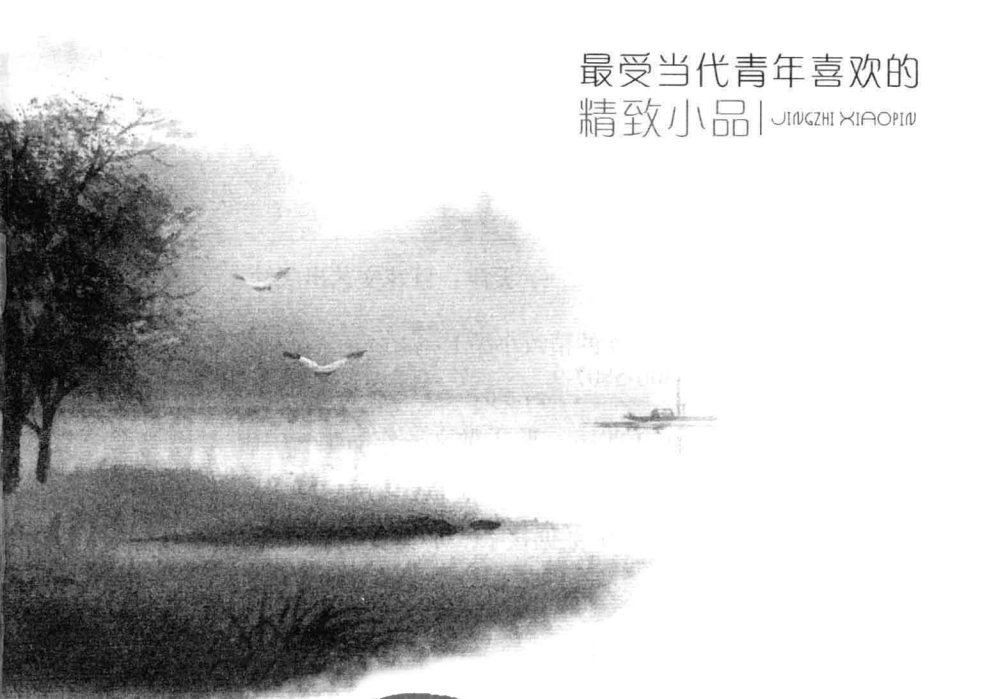
# 人文恋自然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  
精致小品 | JINGZHI XIAOPIN



沈培  
凌浩

# 人文恋自然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伊恋自然 / 张放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11.1

(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致小品)

ISBN 978-7-5306-5807-9

I. ①伊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567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6.80 元

# 阅读之美(代序)

汪惠仁

1

阅读是一生的事情。

和其他的消费活动一样，阅读发生的时候，也是“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”——一切消费往根底里说，皆是对时间的消费。

但阅读是对时间的一种特别消费。阅读在时间之河中垂钓、打捞那些闪光的片段，它让我们时有“收获感”。这“收获感”增加了我们所占时间——即人生——的密度。

阅读是短暂人生的自我拯救——他让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变得有情、变得睿智、变得丰盈。阅读，是平凡人生中对抗时间流逝的最简便易行的方法。

伴随着阅读的一生，便是无悔的一生，便是有质量的一生，便是了悟时间奥秘的一生。

2

阅读是一个人的事情。

阅读者在作品与浑茫的世事前，宛如客人。

孤寂感让阅读者寻找那些令人温暖和亲近的因素。夜深篱落一灯明——也许这盏灯早就亮在那里，在等着你去：白日的嘈杂与俗物掩埋了这盏灯的微弱亮光；而当夜幕降临，浮名淡远，你回到自己这里，你的眼睛也变得澄明，那盏召唤你的灯只为你闪烁。

阅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两颗心灵在互相证明。一开始可能是阅读者被吸引、被牵引、被导引；但后来，阅读者反客为

主,他从作品中看到了自己,他要让作品成为自我人生的注脚。

阅读中,我们看到一个人,他得到滋养,他最终成为世界的解释者。也许,他原先会说,“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?”;但现在,因为阅读而成熟的他,不会这样说了。

### 3

阅读还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事情。

具体的阅读当然是一个人的事情。阅读作为个人修为的一个门径,也当然是寂寞的事情。

但阅读的结局,不应该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也不应该是“还掩故园扉”。

宽阔的心灵利于阅读,阅读亦能塑造愈加宽阔的心灵。宽阔的心灵能放下关乎民族的事情。

城市的夜晚,溢彩流光。市政的照明工程和商业的霓虹工程成为夜晚最夺目的事物。统一的、庞大的规划及逐利的欲望在改变这一广袤大地上夜晚的自然属性,而越来越多的人正愈发沉湎其中。

还有没有这样一盏灯,在这样繁华的夜晚,为阅读亮起?

——谁在这样的夜晚阅读,谁就在做着有益于民族的事情。

2010年10月10日

#### 敬告作者

本书作品均曾在《散文》上发表,选入此书时,向各位作(译)者发函征询,多数作(译)者都有回复。因发刊时间久远,有些信函被退回。如相关作(译)者见到此书,请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,以奉上稿酬。不周之处敬请谅解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

- 1 > 萤火 / 宗璞
- 5 > 潮魂——钱塘潮抒情 / 乐维华
- 9 > 绝壁上的小松 / 张禹
- 12 > 飞絮 / 熊述隆
- 16 > 夜丁香开花的时候 / 韦野
- 22 > 松林一夜 / [英国]R.L.史蒂文生 著  
罗务恒 译
- 26 > 杨柳青青 / 黑琪
- 29 > 白菜赋 / 田人
- 31 > 拣石子 / 刘茵
- 34 > 菜园情思 / 孙善康
- 36 > 草花 / 毛铸
- 41 > 小溪流的歌 / 侯光
- 42 > 榕树, 生命进行曲(节选) / 刘再复
- 45 > 水乡小景 / 丁芒
- 48 > 栽柳记 / 张慧萍
- 51 > 种一株莢竹桃吧 / 郑正强
- 53 > 为有劲节自风光 / 曹世钦
- 58 > 冬日漫步 / 水舟
- 59 > 新芽 / 庞俭克
- 64 > 杨梅雨 / 沈世豪
- 68 > 土豆花 / 于广
- 72 > 蓬雀赋 / 陈叙新
- 74 > 大自然的赐予独厚京山 / 碧野
- 80 > 雅藏 / 叶文玲
- 83 > 垂钓乐 / 郑清源
- 86 > 冬日平原 / 刘宏伟
- 87 > 只有香如故 / 章洁思
- 90 > 山的明悟 / 那家伦
- 92 > 岭色重重雨 / 腾云
- 97 > 话说君子兰 / 冰心
- 98 > 踱近四月 / 崔合美
- 101 > 今夜竹林 / 王维洲
- 104 > 秋之女 / 宁子
- 106 > 樱花梦 / 唐梦
- 109 > 生命苔花 / 杜若
- 114 > 云深不知处 / 晓荷
- 117 > 非花的咏叹 / 朱谷忠

- 120 > 春意 / 黄耀萍
- 122 > 兰花草 / (香港) 兰心
- 124 > 漂泊武夷水 / 杨羽仪
- 129 > 北斗消失苍穹 / 史小溪
- 132 > 阳光 / 彭学明
- 136 > 山恋 /  
[日本] 立松和平 著 陈喜儒 译
- 140 > 樱花与春 / [日本] 中原大和
- 141 > 鹤立之姿 / 苏连硕
- 143 > 敬畏自然(节选) / 詹克明
- 154 > 此时, 秋在夏里 / 春华
- 157 > 白杨小谈 / (台湾) 莫渝
- 159 > 哭海 / 李静
- 165 > 鹤魂 / (香港) 韦娅
- 167 > 油画树 / 晨义
- 170 > 树名皂荚 / 晨义
- 172 > 秋夜西子湖 / 林雯霞
- 174 > 山影(外一篇) / 方叶
- 179 > 山中听水及鸟 / 瘦谷
- 184 > 智慧的蜻蜓 / 马温
- 186 > 窗外 / 陈所巨
- 189 > 在雪天仰望果实 / 陈所巨
- 192 > 在水之湄 / 程富康
- 195 > 月光幻想曲 / 耿林莽
- 197 > 雪国 / 曾一果
- 200 > 采菊 / 黄莉
- 204 > 敬畏土地 / 刘志坚
- 205 > 天空中的鸟群 / 韩浩月
- 207 > 东平湖采菱图 / 山曼
- 210 > 大地早安(节选) / 徐鲁
- 213 > “南行书”之一(节选) / 玄武
- 216 > 空鸟巢 / 刘照进
- 219 > 土地 / 安海
- 226 > 冬月·十月 / 胡永良
- 228 > 梦里荷塘 / 高信
- 233 > 农历与故乡(节选) / 小米
- 237 > 九鹿图 / 张守仁
- 240 > 鸟语在心 / 方柏令
- 243 > 秋天, 另一种旅行(节选) / 言子



## 萤 火

宗 璞

点点银白的、灵动的光，在草丛中飘浮。草丛中有各色的野花：黄的野菊，浅紫的二月兰，淡蓝的“毋忘我”；还有一种高茎的白花，每一朵都由许多极小的花朵组成，简直看不清花瓣。它的名字恰和“毋忘我”相反，据说是叫做“不要记得我”，或可译做“毋念我”吧。在迷茫的夜中，一切彩色都失去了，有的只是黑黝黝一片。亮光飘忽地穿来穿去，一个亮点儿熄灭了，又有一个飞了过来。

若在淡淡的月光下，草丛中就会闪出一道明净的溪水，潺潺地、不慌不忙地流着。溪上有两块石板搭成的极古拙的小桥，小桥流水不远处的人家，便是我儿时的居处了。记得萤火虫很少飞近我们的家，只在溪上草间，把亮点儿投向反射出微光的水，水中便也闪动着小小的亮点，牵动着两岸草莽的倒影。现在看到童话片中要开始幻景时闪动的光芒，总会想起那条溪水，那片草丛，那散发着夏夜的芳香，飞翔着萤火虫的一小块地方。

幼小的我，经常在那一带玩耍。小桥那边，有一个土坡，也算是山吧。小路上了山，不见了。晚间站在溪畔，总觉得山那边是极遥远的地方，隐约在树丛中的女生宿舍楼，也是虚无缥缈的。其实白天常和游伴跑过去玩，大学生们有时拉住我





们的手,说:“你这黑眼睛的女孩子!你的眼睛好黑啊。”

大概是两岁时,一天母亲进城去了,天黑了许久,还不回来。我不耐烦,哭个不停。老嬷嬷抱我在桥头站着,指给我看桥那边的小道。“回来啦,回来啦——”她唱着。其实这全不是母亲回来的路。夜未深,天色却黑得浓重,好像蒙着布,让人透不过气。小桥下忽然飞出一盏小灯,把黑夜挑开一道缝。接着又飞出一盏,又飞出一盏。花草亮了,溪水闪了。黑夜活跃起来,多好玩啊!我大声叫了:“灯!飞的灯!”回头看家里,已经到处亮着灯了,而且一片声在叫我。我挣下地来,向灯火通明的家跑去,却又屡次回头,看那使黑夜发光的飞灯。

照说幼儿时期的事,我不该记得。也许我记得的,其实是后来母亲的叙述,或自己更人事后的心境吧。但那一晚我在桥头的景象,总是反复地、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,那黑夜,那划破了黑夜的萤火,以及后来的灯光——。

长大了,又回到这所房屋时,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便可以看到起伏明灭的萤火了。我的窗正对着那小溪。溪水比以前窄了,草丛比以前矮了,只有萤火,那银白的,有时是浅绿色的光,还是依旧。有时抛书独坐,在黑暗中看着那些飞舞的亮点,那么活泼,那么充满了灵气,不禁想到仲夏夜之梦里那些会吵闹的小仙子;又不禁奇怪这发光的虫怎么未能在《聊斋志异》里占一席重要的地位。它们引起多么远、多么奇的想象。那一片萤光后的小山那边,像是有什么仙境在等待着我。但是我最多只是走出房来,在溪边徘徊片刻,看看墨色涂染的天、树,看看闪烁的溪水和萤火。仙境么,最好是留在想象和期待中的。

日子一天天热闹起来。解放、毕业,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

已在发光。我们是解放后第三届大学生。毕业前夕，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，和几个好友，曾久久地坐在这溪边山坡上，望着星光和萤光。我们看准一棵树，又看准一个萤，看它是否能飞到那棵树，来卜自己的未来。几乎每一个萤都能飞到目的地。因为没有飞到的就不算数。那时，我们的表格里无一不填着“坚决服从分配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！”无论分到哪里，我们都会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扑过去的。星空中忽然闪了一下，是一颗流星划过了天空。据说流星闪亮时，心中闪过的希望是会如愿的。但我们谁也没有再想要什么。有了祖国，有了党，不就有了一切么？我觉得重任在肩，而且相信任何重任我都担得起。难道还有比这种信心更使人兴奋、欢喜，使人感到无可比拟的幸福么？显然我知道自己很小，小得像萤火虫那样。萤却是会发光的，使得就连黑夜也璀璨美丽，使得就连黑夜也充满了幻想——。

奇怪的是，自从离开清华园，再也不曾见到萤火虫。可能因为再也没有住在水边了。后来从书上知道，隋炀帝在江都一带经营过“萤苑”，征集“萤火数斛”，为夜晚游山之用。这皇帝连萤都不放过，都要征来服役，人民的苦难，更可想见了。但那“萤苑”风光，一定是好看的。因为那种活泼的光，每一点都呈现着生命的力量。以后无意中又得知萤能捕食害虫，于农作物有益，不觉十分高兴。便想，何不在公园中布置个“萤苑”，为夏夜增光，让曾被皇帝拘来当劳工的萤，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呢。但在那十年浩劫中，连公园都几乎查封，那“萤苑”的构思，早也逃之夭夭了。

前几天，偶得机缘，和弟弟这个从小的同学同往清华走了一遭。图书馆看去一次比一次小，早不是小时心目中的巍峨



了。那肃穆的、勤奋的读书气氛依然，书库中的玻璃地板也还在；底层的报刊阅览室也还是许多人站着看报。弟弟说他常做一个同样的梦——到这里来借报纸。底层增加了检索图书用的计算机，弟弟兴致勃勃地和机上人员攀谈，也许他以后的梦，要改变途径了。我的萤火虫却在梦中也从未出现。行向小河那边时，因为在白天，本不指望看见萤火，但以为草坡上的“毋忘我”和“毋念我”总会显出了颜色。不料看见的，是一条干涸的沟，两岸干黄的土坡，春雨轻轻地飘洒，还没有一点绿意。那明净的、潺潺地、不慌不忙流着的溪水，已不知何时流往何处了。我们旧日的家添盖了房屋，现在是幼儿园了。虽是假日，还有不少孩子，一个个转动着点漆般的眼睛看着我们。“你们这些黑眼睛的孩子！好黑的眼睛啊！”我不由得想。

事物总是在变迁，中心总要转移的。现在清华主楼的堂皇远非工字厅可比了。而那近代物理实验室中的元素光谱，使人感到科学的光辉，也是萤火虫们望尘莫及的。我们骑着车，淋着雨，高兴地到处留下校友的签名。从一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排过来的长桌前，那如同戴着雪帽般的白发，那敦实可靠的中年的肩膀，那发亮的、润泽的皮肤和眼睛，俨然画出了人生的旅程。我以为，在这条漫长而又短促的道路上，那淡蓝和纯白的花朵，“毋忘我”和“毋念我”，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人世问，有许多事应该永远记得，又有许多事是早该忘却了。

但总要尽力地发光，尤其在困境中。草丛中漂浮的、灵动的、活泼的萤火，常在我心头闪亮。

选自《散文》1980年第6期

## 潮 魂

## ——钱塘潮抒情

乐维华

在地图上只是那么一丝，在眼前却是水烟浩淼。钱塘江吞波吐浪，缓慢地流贯东西，草原、山丘、乡村、城镇，吴山点点，飞鸟淡淡，它说：它时常想看看两岸的黄帝子孙。

江潮呵，忘不了人们，人们也忘不了江潮。金风送爽的秋天，就是江潮和人们相会的日子。于是，人们就沿江而望。美好的相会，自从数百年前的南宋起，每年的农历十八日……

秋天，带着满满的月亮来了，据说今年是六十年来罕见的大潮，沿江许多乡村和城镇住满了观潮人，山湖好友，异国宾客，都兴致勃勃地慕名而来，我呢，也怀着对大自然的虔诚来了。

那是一个清凉的秋夜，我踏碎满地的月光，拨开密密的芦苇丛来到江边。风波、水影、月色，淡淡的，是天边的远山，呆呆的，是泛光的月亮，轻轻的，是水波在拍岸，这秋夜的景色呵，真是画不尽的画中画，写不尽的诗中诗，我看得那么专一，满目的空旷清淡在胸中化为诗情画意的饱和。我真羡慕大江，在这充满幻想的秋夜里，它得到了永生。

农历十八日是“潮魂”的生日，春秋、战国，七雄，五霸，东流水轻轻的一个波纹，把我的思绪送得那么的遥远……



早就听说了，钱塘江的潮水常年咆哮翻卷，是伍子胥和文种这两人不散的冤魂在倾诉不平。一个屡谏吴王，却落个皮囊裹尸，埋骨大江的结局。一个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却得了个伏剑而死，狗烹弓藏的下场。这两个敌国之将，由于共同的冤屈，死后携手归好了。《水经注》里说：伍子胥背着文种日夜在江河上遨游，还常常摆动清静的秋江，扬起连天的雪浪。所以潮水一到，前面的浪就是伍子胥，后面的浪就是文种了。人们称之为“潮魂”。每当潮起的时候，浪潮两面就涌起了人潮，浪潮奔腾，人潮鼎沸，汇成惊天动地的呐喊，一直冲向天际，可见人们对忠魂受屈是愤愤不平的，这种愤慨借助伍子胥和文种的故事，溶化在吞天卷日的大江之中，一直奔流到今天。于是我就想了：无情的历史可以演出人们的种种遭遇，却无法把人们的感情垄断……

平静灰暗的江面披上了一层红红的光，我回头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岸上已经聚满了观潮人，人们乘着潮水未到前的幽静，有的把酒临风，听涛谈笑，有的席地而坐，说古论今，也有人沿江点起了一堆堆的篝火，映红了一草一木。依着火光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一座塔影。这座塔名曰“镇海塔”，明朝万历年间就矗立在江边了。飞起的檐沿，静卧的椽梁，飘荡的铜铃，坚劲的吊链，塔顶塔身斑斑驳驳，野草杂生，偶尔还有几只小雀喳喳的从里面飞出来，有人说它像风度翩翩的郎君，有人说它像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有人说它俊逸潇洒，有人说它风韵神秀，俯瞰百媚秋色，威镇千里大江。我却不以为然，溢美之群是毫无价值的，不过是随波逐流的野草罢了，“镇海塔”，顾名思义吧！忠魂受屈，既成事实，不过吹来一丝风，兴起一簇浪罢了。

其实，造塔也是徒劳的，不过几百年的风雕雨蚀，这塔已

千疮百孔，奄奄一息，显得那样的苍老了，月光和火光相映生辉，我再看这塔，仄歪着，摇摇欲坠了，而钱塘江依然是汹涌澎湃，势不可挡，依然是潮魂和人们会心的相会。据说文物管理部门要修复这塔，也好，留着作个见证吧。

风平浪静，侧耳细听，千里大江没有一丝声息，举目眺望，一江秋水呆呆地泛着白光，我呼吸着秋夜清凉的空气，穿过嘈杂的人群，来到一座亭子前，这是观潮亭，早年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此观潮，吞吐天下风云，所以又名“中山亭”。我不由得肃然起敬。这亭子虽然造型简朴，没有过分的修饰，却显得稳健踏实，落落大方，长年来为观潮人遮风蔽雨，做尽了好事。我斟满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天地一色，水月互相弄影，幽静的夜笼罩着幽静的江，也笼罩着幽静的亭子，这亭子没有半点夸耀和表功，默默地陪伴人们等待着潮魂的到来。

我又斟满一杯酒，送到嘴边又放下了，不知道该把这酒敬献给谁。

“来了！潮来了！……”人们惊叫起来。翘首东望，乱云飞渡，白光微微的泛起，有细小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嚤嚤的如同蚊蝇嗡嗡叫，是真的！人们左呼右喊，携老扶幼，跳的，跑的，滚的，爬的，一起涌到江边，啊！黑蒙蒙的水天之间，一条雪白的素练乍合乍散的横江而来，月碎云散，寒气逼人，人们惊叹未已，潮头已经挟带着雷鸣般的声响铺天盖地的来到眼前，惊湍跳沫，大者如瓜，小者如豆，似满江的碎银在狂泻，后浪推着前浪，前浪引着后浪，浪拍着云，云吞着浪，云和浪绞成一团，水和天相撞在半空，沙鸥惊窜，鱼鳖哀号，好像千万头雪狮踏江怒吼，乱蹦乱跳，撕咬格斗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一起化为水烟细沫，付之流水，波涛连天，好像要和九天银河相汇，大浪淘



沙，好像要淘尽人间的污秽，潮水腾跃，好像要居高临下，俯瞰风云变幻的世界，天地间三分是水，三分是云，还有三分是阔大的气派！我解开衣襟，让江风吹入胸膛，突然，我觉得我的身躯在散开，我的心胸在升华，大江冲进了我的胸膛……

两岸的观潮人齐声叫好，许多人追着潮头狂奔，欢叫，腾跃，有人点起了纸团，又在芦秆上投入江中，火光随着流水飞也似的去了，一会儿被抛向空中，一会儿又被沉下深渊，黑漆漆的夜空中，点点火光跃跃沉沉，飘飘浮浮，好像江底翻起了许多闪光的夜明珠。

潮头哗哗的过去了，它又匆匆地回首看顾，飞云已经在遥远的烟波中了，无情的流水，多情的潮魂，秋风飘拂，被洗净了的月亮显得更白、飞云显得更轻，水影月色，清空疏淡。篝火旁，有人在诵诗：“……城上吴山遮不尽，乱涛穿到岩滩歇，是英雄未死报仇心，秋时节……”

浩瀚的钱塘江沉浮起伏，一喷一吸，我知道：这是潮魂在呼吸。四望皆空，我把满满的一杯酒酌入大江，算是对大江的安慰；人间已擒得恶虎，得把满腔的冤气化为倾盆的泪雨了。秋风秋水，我的心在江上盘旋；潮魂呵，这故事虽然古老，却也新鲜……

江水易流，心潮难息，现实，往往是以历史来充实的，历史呢，又是靠现实来生辉的，现实和历史，生活的航船就是用这两支桨划动驶向彼岸。

“岁月消磨人自老，江山壮丽我重来”。我沿着铺满月光芦影的江岸踱步，念着古人的诗句，作为对潮魂的良好祝愿。

选自《散文》1980年第8期

## 绝壁上的小松

张 禹

黄山松奇，闻名遐迩。凡到这里的游客，谁不为玉屏楼前那株当路的迎客松发出一声欣喜的赞叹？这株高大的松树虽略显衰老，却热情地张开双臂，给人以亲切的慰藉，令人顿时忘却一路来的劳累。其实，对于从南大门上山的游客来说，这不过是观赏奇松的起点罢了。自古以来，人们爱称黄山为“黄海”；正如人们不知道海里有多少鱼，也没有谁说得清这八百里方圆中究竟有多少松树。

从玉屏楼向北海前进，一路上可以看到许多的奇松：或圆似蒲团可容数人跌坐畅谈，或如卧龙、伏虎，如展翅飞翔的凤凰，或交枝连理，或倒悬石上，或雄踞险峰，直刺苍穹，或曲折迂回，俯瞰深谷……最奇的是云和石的巧妙配合，倏忽间阴晴迭变，风云幻起，峰回路转，景随人易；于是，这些奇松就活了，更显得生气勃勃，妙趣横生，变幻莫测，百看不厌。晋末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做了篇《归去来辞》，说他弃官归来后常常“抚孤松而盘桓”。我想，他如能到得黄山，看到这么多的奇松，不知该盘桓多久，做出多少好诗！然而，真正的松海至今还是个人迹罕到的奥秘处所，我们只不过在海滨漫步，从远眺中领略她的深邃浩茫，隐约地听到阵阵波涛起伏的声息。

记不得哪一位哲人说过，在自然、人生和知识的汪洋大海



中，每一个人都只能拿各自所有的器量舀取一份。站在“黄海”之滨，我深深感到自己真比一个瘦弱懦怯的孩子还要渺小无能；尽管大海是如此慷慨无私，又如此浩瀚无际，我所能做的无非用双手捧起一勺水罢了。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一面欣赏着许多挺拔雄伟的著名奇松，一路上注意观看无数的无名小松，而最后竟被无名小松们吸引住了。

那天，我和老友彭君为伴，一路攀援而上，走过许多悬崖陡壁。忽然，老彭发现在我们左右前后以及远处的千仞峭壁上，竟生长着不少松树。他们大都长在石缝里，因此多半高不满尺，在这个宏大庄严的境界里，更显得孤零、弱小。粗心的游客或许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，在画家和摄影师的作品中也难得找到他们的踪影。只有走到他们身边仔细去看，才会看到他们那瘦小却坚挺拗怒的身躯，隐现于云涛雾海之中，不知经历了几何风雨霜雪雷电，仍然保持着苍翠青葱的生气。那些石头缝里（有的小到容不下一抔土），哪能扎下深根？他们又从哪里吸取养分？但是他们竟无畏地顽强地生存于这个严峻的地方。“这是造物主创造的奇迹呢？还是他的疏忽？”可惜我们两个都是无神论者，也就没有一个上帝出来替我们解答这个谜。

我跟着老彭，一边继续观察和欣赏，一边在心里说：“呵，可怜的小松！倘若你们长在沃土之中，不也能成为著名的大树，让千万人们礼赞倾倒吗？大自然何其不公，使你们落到这么一种境地？”但千姿百态的小松们并不理会，只不断地向我们招手，仿佛正在同海拔一千八百余米的莲花、天都诸峰争奇斗妍而毫无愧馁。我仿佛听到了小松们的回答，因而看见了自己的庸俗和浅薄。是呵，黄山之所以为“海”，不就是因为她